

0502

土默特右旗文史资料

東の海に 舟を乗せ 舟を乗せ 舟を乗せ 舟を乗せ

第四辑

土默特右旗文史资料

第 四 辑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土默特右旗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编 者 的 话

《土默特右旗文史资料》第四辑在撰稿员和热心于这项工作的各界人士的关怀支持下，和大家见面了。在此，谨向作者与对本辑做了大量工作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根据全国政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纪要》关于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精神，本辑的征稿年限下限到1956年。一般性事业建设史料下限到八十年代末。把建国后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果记录下来，传诸后人，启迪子孙，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防止和平演变，提高爱国主义觉悟，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辑编者在对来稿编审中，按照“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马克思）和“必须从事实出发”（恩格斯）的指导思想，对有疑惑和不确切之处，我们采访作者进行核实。对必要的删节，选录或文字修改，努力恪尽职责。

土默特右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由衷地企望与作者、读者，互勉共进，共识协调，密切配合。在此基础上，请继续撰写近、现代史上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民族、宗教、社会生活及人物事迹等方面的史料佳作，为《土默特右旗文史资料》添彩，为精神文明建设增辉。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参 加 本 辑 编 审 人 员

田常胜

孔庆鄴

张 忠

王怀璠

李本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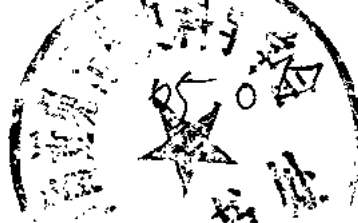
云光耀

樊文明

史银堂

张静安

黄忠义



目 录

辛亥革命在萨拉齐一带·····	史银堂 (1)
辛亥革命老人王建屏在萨轶事·····	刘绍仁 (6)
于科长——于源的抗日活动·····	董全仁
董全威、董者保、陈顺口述，董文华执笔·····	(10)
抗日爱国人士穆守政·····	刘绍仁 (14)
丁绍先其人·····	葛子英、吕贵 (18)
秉公施政、厉挫土豪——陈应道县长任内二三事 ·····	陈重福口述，董文华整理 (25)
杜良臣先生与启智女校·····	杜金、高致忠、张素清 (29)
解放前萨拉齐的商业概况·····	刘宪民 (33)
土右旗民间小手工业·····	葛子英 (46)
萨县乡村的私塾和官学·····	曹子卿、李怀中、董文俊
郎润举、董表正、董树珍口述，董文华整理·····	(59)
萨拉齐县境内的坐腔始末·····	官步生 (65)
蒙古族拳师云连升小传·····	李维章 (67)
精武抗暴的武术世家·····	史银堂 (80)
“铁胳膊”程全忠·····	土夫 (85)
“内蒙猴王”李振海·····	阎建国、张华 (87)
廿四顷地村名由来·····	云文斌 (91)
萨拉齐基督教的形成与变化·····	刘秉义 (93)
萨拉齐清真寺沿革·····	马齐 (98)
鸦片对萨县人民的毒害及禁烟扫毒·····	宋玉 (105)

萨拉齐妓女院的始末·····	吕贵、葛子英 (113)
民国时期的萨县匪患·····	葛子英供稿、张静安整理 (119)
解放初萨县剿匪肃特概述·····	宋玉 (122)
生产工作团进萨县·····	张景庭供稿、王怀桥整理 (125)
买卖婚姻表现及其恶果	
——记萨县贯彻婚姻法的经过·····	高子实 (129)
萨拉齐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概况·····	韩智高 (139)
萨拉齐县工商业联合会及行业委员会组织	
李本敬、王亮昌·····	(146)
回忆萨拉齐镇私营商业改造的片断·····	武慧 (152)
解放初萨拉齐县国合商业的形成与发展·····	张静安 (159)
忆五十年代萨县人委的一次外宾招待会·····	薛正三 (173)
职工业余教育在我旗的发展概况	
·····	张明忆述、张静安整理 (176)
萨拉齐县图书馆的来历和变化·····	吕贵 (188)
著名医师蔡蕴辉·····	王富 (192)
萨拉齐名医王与贤·····	王富 (196)
补遗与更正·····	刘承晏 (201)

辛亥革命在萨拉齐一带

史 银 堂

在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前后，一些宣传民主主义的书籍陆续传入土默特右旗，当地不少进步青年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

1907年，同盟会山西支部负责人续桐溪派遣会员王建屏（忻州人）和弓富魁（原平人）潜入萨拉齐。王建屏在耶稣堂当了教书先生，弓富魁做了行商。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相机鼓吹革命，广泛结交社会各界人士，秘密发展同盟会员。在萨拉齐一带，先后发展蒙古族青年云亨、经枚、安祥、满泰、汉民王瑚、游梦周、牛青山、王三元、李雨山，回民马善先、马子衡等人加入了同盟会。这些人带头剃掉辫子，积极宣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反对缠足、留辫子等革命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一定的共鸣，但也引起了上层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注意和仇视。土默特右旗的十二参领曾大骂革命党是“邪教”，革命党人是“大逆不道的叛国之徒”。萨拉齐耶稣堂的瑞典传教士发现了王建屏的一封密信后，便很不客气地将王建屏从教堂中撵了出来。

1911年9月，同盟会派遣正在北京辽边学校读书的云亨回家乡策划起义。他在土默特旗启运书院召开了讲演会，宣传革命道理，在萨拉齐、包头一带秘密奔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据王佐卿回忆，云亨有一次曾气愤地说：“英国才有三个海岛，那么小，就那么强，我们中国幅员几千里，

这么大，就这么弱，真是可耻！这不统一不团结就是大问题”（内蒙古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藏、王佐卿：《关于我所知道的经权和云亨的言行点滴》）。

同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萨拉齐一带清城风雨。经权、满泰、武海及云亨的父亲云二仓、安祥的父亲克仁额等，由于同盟会的关系，担任了萨拉齐厅咨议局的咨议员。10月19日，驻归化城小教场的外八旗巡防营发动起义，由大青山后绕道进至包头附近。当时萨拉齐、包头的一些同盟会员计划以这支武装力量作支柱，并幻想与驻包头的五原厅同知樊恩庆等联合扩展革命势力，但老奸巨滑的樊恩庆以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包头公行马号的大厅里设下陷阱，于11月5日将起义部队首领和一些同盟会骨干枪杀。云亨、巴文岷在副民队长马善元的帮助下，越墙而逃，幸免于难。

10月1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成立山西军政府，举同盟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为都督。农历十一月，阎锡山率部北上，经晋西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踏冰渡过黄河，于二十五日攻占了包头，并欲乘势东进。当时萨拉齐厅按照清制只驻绿营兵40名，民练20名，无实力可言。加之前段同盟会的宣传鼓动，当时人心倾向共和。为此，咨议局开会议定，选派云亨、经权为代表，星夜奔赴包头，欢迎阎锡山率部东进驻萨。阎锡山即派云亨返回萨拉齐，接应革命军的行动。

这时，清朝绥远城将军坤岫得知阎锡山率革命军攻占了包头并要继续东进的消息，立即调遣巡防统领谭永发，带领近二百名营兵赶赴萨拉齐，防止革命军东进。谭永发率部于三十日晚抵萨拉齐，会同萨厅知事呼延赓，将旧有的抬枪、

土炮运到西城门城头，胁迫城内乡勇构筑工事，关闭城门，严密布防。正在萨拉齐城内工作的同盟会员满泰侦知此情后，星夜缒城而出，给革命军报告了消息。

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阎锡山都督命令统带王家矩率步队两营、马队1营、重炮队1队、游击队1队，从包头出发东进，行至鄂尔圪逊宿营。二十八日晨，队伍从鄂尔圪逊东行数里，与清军遭遇。上午4时开战，打至下午6时，清军力渐不支，向东败退，退到萨拉齐，紧闭城门固守。王家矩、张培梅追至城下谩骂叫阵，想激怒对方出战。但清兵气馁，终未敢战。革命军退驻萨拉齐城西1里许的吴坝村。二十九日晨，风雪交加，革命军乘势发起进攻，炮队猛轰萨拉齐西城门。谭统领闻报立即登城指挥抗拒。双方战斗了一天。正在战争十分紧张的时候，谭统领的部下曾军佐忽然跑来哭着报告军情，谭统领怀疑曾军佐密退革命军，示意亲随将曾击毙于城下。经此变故，谭统领感到内患将及，想临阵逃脱。便一面鼓励守城兵民继续固守，一面托言亲在东门调军佐李得功前来助战，单骑而去。移时革命军用大炮猛轰城墙，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守城兵勇招架不住，纷纷败退而逃。统之城门被打开，革命军涌入萨拉齐。

革命军进城后纪律严明，人民群众欢呼庆祝。十二月初三，阎锡山率部从包头抵达萨拉齐，指挥部驻扎在大而街的德全店（现邮局家属院内）。阎锡山为了扩军，派人将萨拉齐监狱的囚犯释放，并让囚犯中身体魁梧，行侠尚义的张万顺（外号胖脖子）组织愿意从军的囚犯和经权早已联络好的地方武装共五百人编成了敢死队。任命经权为管带，胖脖子为队长。接着阎锡山派王家矩到水涧沟门把正在组织群众的

云享请到萨拉齐，共商进兵归化的大事。同时，阎锡山派亲信张树帜向当地十多家殷实商号募捐，每家捐白银两三千两不等。

阎锡山率领的革命军在萨拉齐停留五天，于腊月初八开拔东进。出发前责成同盟会员王朝、游梦周、王三元、马嘉勋、马岐山等人处理善后事宜，任命统带王家矩为前敌总指挥。当革命军行到萨拉齐东约七十里的陶思浩村时，由同盟会中央领导人黄兴签署的任命云享为绥远城将军，经权为归化城都统，安祥为归绥道道尹的命令发布，在萨拉齐刻好印鉴后，由云二仓赶到陶思浩交予他们。

在此前一天，清朝绥远城将军坤崧急令发义、福坦率领土默特旗蒙古军步兵第二营和骑兵营共795人赶至刀什儿村，阻击革命军东进。为此，云享、经权给发义、福坦发出专函劝其起义，但这些人没有看清清王朝即将灭亡的趋势，仍坚持顽固立场，拒绝了云享、经权的劝告。革命军看到采取和平方式不行，就决定用武力征服。

初九拂晓，寒风凛冽，冷入逼人，王家矩指挥革命军向刀什儿村发起攻击，直扑土默特旗步兵二营的防地。土默特旗步兵二营沿村西南边布防，依靠场面用石头垒成的矮墙作掩体，仓促应战。日间，革命军几次波浪式冲锋均被土默特旗步兵二营依靠有利地形击退。双方鏖战终日，坚持不下，革命军伤亡数百人，土默特旗步兵二营伤亡二人。黄昏时，王家矩下令：“攻下归化城大抢三日！”并与经权、张万顺带领的敢死队不避弹雨，拼命冲杀。蒙古军眼看支持不住。这时发义望见革命军中有一位军官骑着黑缎似的骏马手执红旗，奋勇冲杀，左冲右突，指挥甚力。发义急中生智，当即

挑选12名优秀射手，一齐朝这个指挥官射击。可巧，其中一个曾是当地优秀猎手的子弹击中了这个指挥官的头部，当即殒命落马。此人正是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王家矩。这时发义趁势指挥蒙古军出击，喊杀声喧嚣。革命军看到王家矩被击杀，纷纷败退下来。

阎锡山看到一个小小的刀什尔战斗就损兵折将，估计攻夺归绥更为困难，又恰在此时，传来了南北议和的消息。他担心在此久留，被别人抢了太原，于是就停止东进，率领原革命军及在萨拉齐新编的敢死队和云亨、经权等同盟会员经善俗、托城、河口渡过黄河，回了山西。

革命军转进之后，土默特旗的蒙古军开进了萨拉齐，在厅署的西辕门外杀害了咨议局文牍王鸣文。

不久，满清宣统皇帝退位，国体变更，共和成立。1912年，废帝号改为民国元年，萨拉齐废厅改县，成立萨拉齐县政府，首任县知事李景泉。1913年由王建屏接任县知事，王在任期兴办学校，周济穷人，秉公办案，剿除匪患，办了不少好事。

辛亥革命老人王建屏在萨轶事

刘 绍 仁

一九〇七年由同盟会山西支部派来绥远地区的会员王建屏，在萨拉齐一带进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成功，清帝退位，改纪民国，确定一九一二年为民国元年。萨拉齐改厅为县，首任县知事为李井泉，一九一三年王建屏接任萨拉齐县知事。

一、一件凶杀案

一九一五年初夏的某日上午，有城南发彦申村的一个年轻妇女菅存芳，到萨拉齐县衙门击鼓鸣冤。当时的妇女大都缠足，一个缠足的年轻妇女夜间由遥遥数十里地的发彦申步行到萨拉齐为她的丈夫鸣冤，一时轰动了萨拉齐县城，人们纷纷议论称奇。

县知事王建屏是参加推翻满清活动的革命党人，有救生灵于涂炭的责任。他一闻鼓声当即传唤当值一应衙役等人立即升堂，令带诉状人上堂，王问她的姓名住处，有何冤情，菅存芳诉述她的丈夫约在半夜被张全越墙推开窗户，跨入屋中用镰刀砍入丈夫肚中致死，尸体和凶器未敢打动，请求县长为民妇伸冤等情，王听她诉述后，便问菅诉张全为杀人凶手有何情由证据？菅存芳说：“张全在村里一贯欺压良善称霸一方，他认为我家破了他的婚事，所以杀害我丈夫是蓄谋已久的。在饮牲畜的井上就曾对我丈夫进行过恶毒的谩骂、

殴打，后来经村里人多方劝阻才未造成大的事端，我也为平安了事劝慰自己丈夫，凡事要来回的想，咱们让着点，免得闹事，可是张全并没有打消对我家行凶的主意，就发生了杀死我男人的事件，请求县长做主，快快捉拿凶犯张全为我伸冤”。

二、验尸捕嫌审讯

王建屏知事初步了解并受理此案后，立即命令县衙中的班头、捕役、仵作人等到出事地点查勘现场，检验尸体，并嘱咐先头出发的人员，为防止凶犯畏罪潜逃应严密监视。

王知县到达发彦申村后，菅存芳立即从村公所里提出了铜锣，边敲锣边吆喝：“大小住户，男女老少，王县长现来验尸，成年男人都要去现场，谁要不去谁就是凶手。这样一传锣，村民怕连累自身陆续到场。那个张某比任何人都到的早，衣服穿的更为整洁，并出场维持秩序，也象是安善良民。

验尸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死者肚腹砍入镰刀一把，刀伤腹腔数寸深，伤及内脏，由于出血过多死亡。在现场菅存芳要求立即逮捕张全。王知县遂令暂将张全逮捕回县。

张全被捕入狱，经多次审讯，他只是满口呼冤叫屈，矢口否认有凶杀行为。虽经用刑若干次，也得不到任何犯罪供词，王知县经过反复思考，过分用刑，难免屈打成招，冤枉好人，更不能偏听原告一面之词，作为定案依据。遂宣告暂缓审理，另行定夺。而菅存芳不时到县衙催问，她觉察到王知县有缓办此案的意思。当王知县再次审理，对原告进行劝供，意图一俟证据确凿再依法判决时，菅存芳将事先藏在身

上的一把尖刀抽出，即在大堂自杀，经两边衙役抢救，才未造成事故，王知县对原告说了些劝慰的话，并表示一定要将案件搞个水落石出。按法处理。

三、知县王建屏下乡私访

原告不时催问，被告却顽抗不供，王建屏知县为了早日了结此案，决定下乡私访。王知县备了一副筐箩扁担，装作小贩，担上筐箩，从沟门村贩了一担黄杏，径直到发彦申村叫卖黄杏。人们一听是一个地道的忻州买卖人，边卖杏边和群众拉呱。卖完杏便住在发彦申村打短工耨苗锄地。自古道：“锄田汉，瞎捣乱”，他们是天南地北，张家长，李家短，无所不谈，尤其是对本村的新鲜事更是谈得起劲，人们说张全这次被抓是罪有应得，杀人者应该偿命等。田头地边的谈话已经证实张全在村里强梁霸道行为，张口骂人，动辄打人有行凶可能。

原来有人给张全做媒说的邻村一个闺女，女方父亲出外询问男方的为人等，一次问到被害人的父亲，他竟如此这般将张的情况全盘托出，张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一天正巧王知县被张家雇去锄地，闲聊中谈起这一问题，他父母以为这是一个外路受苦人，闲扯两句也没关系，说他的儿子一贯为非作歹，我们虽然多次管教也无济于事，现在犯法是自做自受。称硬骨头，不行！“人心似铁，官法如炉”。群众议论纷纷都认为张全是杀人犯。

王知县在发彦申锄了十多天地，情况基本掌握，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为了准确无误了结此案，回到县衙，传唤他的父母，问及他儿子为甚要在发事之日换衣服，并让将原先

所穿旧衣服拿来验证。原来夜间所洗血污的衣服仍留有痕迹。张犯父母明知他的儿子一向胡作非为，早已声言要杀害营的男人。便如实供述了张犯在行凶下午磨着家中镰刀等情并正式出具甘结。

四、处决杀人凶犯

在多方取得证据下，并经家人证实，以及血衣，凶器镰刀等均查证为他家之物，遂判张全死刑，报请上级批准原判，按期处决。

王建屏知县，生长在没落的书王朝，他深知农民的甘苦，对地方强暴、称霸一方的刁民更是深恶痛绝，所以他为除暴安良煞费苦心，确是一位好官。

于科长—于源的抗日活动

董全仁 董全威 董耆保

陈顺 口述 董文华 执笔

1937年深秋，从东来的日寇，在沙图沟及邻村进行骚扰，老百姓惶恐万状。连老婆老汉都爬上了村后大青山。沙图沟村南仅一里远的高家脑包，有一次日军驻下丢了一支手枪，把26名青壮年逼在一个场院里，用火烧子弹，杀人为戏。结果一股黄风把鬼子熏走，26名无辜的人幸免于难。

整整过了一年，形势在开始变化。也是深秋时节，人们身穿夹衣，身上还有些凉飕飕的。一天，黄昏时分，一队身穿夹衣，脚穿麻草鞋的兵进了沙图沟村的后街。街中心有一座古庙，古庙前有一棵老榆树。这些兵听从指挥，就在庙院里榆树下席地而坐。

他们带的武器，有长枪，有短枪，短枪可能是当官的。他们都穿着一身黄绿色的军衣，肩上挂有干粮袋，背包就是被褥。

村里的会首早已通知邻近的各花户为当兵的做小米饭。时间不长，老乡把小米捞饭和咸菜端给他们吃。带手枪的感谢说：“你们还不够吃，能给我们端这么多”。

晚上，后街二十多户人家里全住满了当兵的。他们进院回家，一不伤害鸡猪，二不打骂穷人，开口叫老乡。房东看他们太疲劳了，也不打扰他们，心想让这些人多住几天。

哪料到，许多青年娃娃早上起来一看，那些当兵的早就走了。他们望着部队留下的脚印，久久不想回家。当时老年人说这就是红军。有知识的人说，红军是红军，是改编了八路军的红军，是李井泉支队头一次下山开辟根据地。

八路军走后不久，沙图沟村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此人个头不高，干瘦干瘦的，白嫩脸，粗眉毛，眉毛下架着一副眼镜，别看个头不高，可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越走越快，最快的速度，一个尿气的马都追不上。

经村里张老猫自卫团的人一介绍，人们才知道他叫于科长。他住在董全仁的大爷家的小南房里。自卫团派队员贾顺等人经常给他带来小米子、油、盐等吃的。有一个阶段，村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穷孩子董者保还为他照门。

时间长了，村里的青壮年都知道他是为八路军办事的。不仅明场上不暴露他，而且还暗地里保护他，亲如一家。

于科长所依靠的张老猫自卫团万无一失，他的上级深知张老猫不会把真情报告给日本鬼子。张老猫素来受八路军爱戴抗日的精神所感化，所以在八路军这方没有办过亏心事。

于科长在沙图沟、美岱召、美岱桥等村活动，穿的是平常便服，上萨拉齐、包头，他就穿上肩上有明显的自卫团符号的服装，谁也不敢怀疑他是八路军。上萨拉齐，他不是坐火车，就是步行。沙图沟到萨拉齐四十多里，于科长以最快的速度，夏季半天可往返一回。他到萨拉齐买宣传用品，晚上回来，或带油印机，或带一沓沓白色纸、红色纸，印刷传单。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写文件，好象蛇在纸上窜，一会儿用左手写一张，一会儿用右手写一张，写好后，两张纸对